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粵西文載卷三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奏表

讓容州表

唐元結

臣結言臣實愚弱謬當寄任奉詔之日不勝憂懼臣聞孝於家者忠於國以忠事君者無所隱臣有至切不敢不言臣實一身奉養老母醫藥飲食非臣不喜臣暫違

離則憂悸成疾臣又多病近日加劇前在道州黽勉六  
歲實無政理多假請停官使司不許今臣所屬之州陷  
賊歲久頽城古木遠在炎荒管內諸州多未賓伏行營  
野次向十餘年在臣一身為國展効死當不避敢憚艱  
危但以老母念臣疾疹日久時方大暑南逾火山舉家  
漂泊寄在湖上單車將命赴於賊庭臣將就路老母悲  
泣聞者悽愴臣心可知臣欲扶持版輿南之合浦則老  
母氣力難於遠行臣欲奮不顧家則母子之情禽畜猶

有臣欲久辭老母則又污辱名教臣欲便不之官又恐稽違詔命在臣肝腸如煎如燭昔徐庶心戀先主不逼令伯陳情晉武允許君臣國家萬代為規伏惟陛下以孝理萬姓慈育生類在臣情志實堪矜愍臣每讀前史見吳起遊官噬臂不歸溫嶠奉使絕裾而去常恨不逢斯人使之殊死臣所以冒犯聖旨乞停今授待罪私門長得奉養供給并稅臣之懇願塵瀆天威不勝惶恐

再讓容州表

草土臣結言忽奉恩詔心魂驚悸哀慕悲感不任憂懼  
臣聞苟傷禮法妄蒙寄任古人所畏臣敢不懼國家近  
年切惡薄俗文官優免許終喪制臣素非戰士曾忝臺  
省墨纁戎旅實傷禮法且容府陷沒十二三年管内諸  
州多在賊境臣前行營日月甚淺宣布聖澤遠人未知  
有何政能得在人口使司過聽誤有請留遂令朝廷隳  
紊法禁至使愚名污穢禮教臣實不敢踐古人可畏之  
迹辱聖朝委任之命敢以死請乞追恩詔前者陛下授

臣容州臣正任道州刺史身病母老不敢辭謝實為道  
州地安數年祿養容州破陷不宜辭避臣以為安食其  
祿蹈危不免此乃人臣之節其時臣便奉表陳乞以母  
老地遠請解職任陛下察臣懇至追臣入朝臣以為不  
貽憂歎榮及膝下人子之分不圖恩勅未到臣丁酷罰  
哀號冤怨無所追及今陛下又奪臣情授臣容州臣遂  
行則亡母旅櫬歸葬無日几筵漂寄奠祀無主捧讀詔  
書不勝悲懼臣舊犯風疾近轉增劇荒忽迷忘不自知

覺餘生殘喘朝夕殞滅豈堪金革能伏叛人特乞聖慈  
允臣所請收臣新授誥命令臣終喪制免生死羞愧是  
臣懇願

為桂府王中丞謝加朝議大夫表 令狐楚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恩旨南郊禮畢進加臣朝議大夫  
拜受嚴命感惕交集臣泗濱諸生塞上從事被蒙恩澤  
齒列才俊戴高履厚實有心焉乃建子月伏惟皇帝陛  
下殷薦祖宗嚴裡天地而限從外役不侍中禁有望雲

就日之戀無給薪除地之勞今者爵賞遠加寵榮俯及  
拾級以上早忝諸侯之秩歷階而升又廁大夫之品猷  
義象笏粲粲銀章自揆何人安敢非據伏以神光既擁  
王澤已流難申牢讓之心空秉益恭之禮無任慶幸屏  
營之至

代容州實中丞謝上表

劉禹錫

臣某言伏以道途遐阻水陸縈紆臣以今月某日到本  
任上訖謹宣聖旨慰諭遠人臣本書生素無吏術頃因



恩幸賁自丘園累沐聖慈驟居清要識昧通變動乖事宜慚無善狀以塞公責伏惟皇帝陛下凝旒穆清洞照寰海推共理之義分寄股肱念烝乂之勤溥霑遐邇察臣前任事實恕臣本性朴愚賜以恩輝被於廢棄遠辭偏郡重委方隅捧印綬以為榮望闕庭而增戀雖到官之始惠未及人而率下之誠務先克己凡施政教皆稟詔條叅以土宜遂其物性可行必守有弊必除使蠻貊生梗之風慕臣子盡忠之道力誠不足心實在茲伏乞

聖明俯賜照鑒

謝除柳州刺史表

柳宗元

早以文律參於士林德宗選於衆流擢列御史陛下嗣  
登寶位微臣官在禮司百寮稱賀皆臣草奏臣以不慎  
交友旋及禍訕聖恩弘貸謫在善地累更大赦獲奉詔  
追違離十年一見宮闕親受朝命收人遠方漸輕不宥  
之辜特奉分憂之寄銘心鏤骨無報上天謹當宣布詔  
條盡竭鴛蹇皇風不異于遐邇聖澤無間於華夸庶答

鴻私以塞餘罪

代廣南節度使舉裴中丞自代表

前件官器宇深沈天才間出爰從撫字逮于察廉所職  
恪勤庶務皆勸日者安南夸獠反叛害其連帥毒痛黎  
人某皇帝以某威惠茂著自某州刺史俾之撫臨夙夜  
經營盡除兵器賊徒識恩黨種歸義炎荒之俗靡不底  
寧後改鎮容州勲效彌顯澄清庶類邁德前修深負能  
名合遷重鎮臣自惟凡懦不逮前人伏乞天恩迴授某

非惟旌德是亦飭能庶微臣免尸祿之憂某獲無私之舉

代裴中丞謝討黃少卿賊表

臣某即日奉表事官米蘭迴伏奉手詔云云者臣聞膚革既平雖疥癬而必去豺狼已斃在狐鼠而宜除臣某伏惟皇帝陛下受命上玄底寧下土允渠盡殄威武載揚蠢爾腥羶尚聞凌暴靈旗斜指銅獸俯臨三軍知必勝之方萬姓喜永清之路微臣忝司戎律親列顏行躡

伏波之舊規乘下瀨之故事盡瘁事國期畢命於戈矛  
不宿于家思奮身於原野即以今日某時出師就道便  
披榛蹶石摩壘陷堅蕩清海隅永息邊徼竊以才非充  
國敢自贊於無踰志慕孟公庶追踪於不伐謬承重委  
寤寐兢兢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柳州刺史謝上表

李吉甫

伏惟陛下光被之德道已洽於區中憂濟之勤心每徧  
于天下常以萬邦共理必藉於循良一物不遺尚延於

愚懇假臣寵渥重領方州駕駘復効於馳驅枯朽更同  
於華秀臣聞潢汙易竭徒有朝宗之願犬馬無識猶知  
戀主之誠揣分則然惟天所鑒況臣昔因左官一紀于  
外子牟馳心於魏闕汲黯注意於漢庭豈伊非夫獨無  
斯戀去就者榮辱之主朝廷者仕進之源臣子之宜忠  
貞所志臣雖心同犬馬而分比潢汙幸躡康衢而意悲  
往蹇臣之此誠口不能諭意欲自達文非盡言此臣所  
以自咎自傷恨乖志願猶冀苦心勵節上奉詔條惠寡

金史四十八卷三  
卷三  
安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答鴻私

為滎陽公桂州謝上表

李商隱

臣某奉違禁掖祇役遐陬雖懸就日之誠懼曠宣風之  
寄柔轡載揚於永路輕舠利濟於大川即以今月九日  
到任上訖臣系承儒訓生屬昌期初挂弁髦即親筐篚  
嘉樹無忘於封殖青氈不落於寇偷再擢詞科一登冊  
府徂遷歲律浮泛軍裝忽影華纓俄列通籍極望郎於  
南省備給事於左曹中間帖掌臺綱分修國史旋值孽

童拒詔狂寇侵疆副中憲以急宣佐威城而遙護督晉  
氏遷延之役絕戎人傾邏之奸敢伐善以攘翰固盡誠  
於養棟伏惟陛下武推時夏文號欽明方將虔奉紫泥  
恭拜青瑣豈意遽分專席叨賜再麾首南服以稱藩控  
西原而遏寇寨惟廉部猶恐墜於斯文橫槊令軍實致  
憂於不武雖期竭力終懼敗官况俗雜華夸地兼縣道  
文身椎髻漸尉陀南越之餘叩鼓鳴鐘傳士燮交州之  
態網疏則魚漏繩急則麇驚欲經緯以合宜顧韋弦而



匪易伏願陛下務修儉德廣扇廉風捐翠投珠不勤異  
物驅犀逐象用示深仁始於問俗之時使獲稱君之美  
臣亦當求規水薤取戒脂膏冀少息於羣黎庶免拘於  
遐裔三梁路阻九嶠山遙浮江遇楚澤之萍望國隔番  
禺之桂遐思白鳥率颺音於周圍之中遠羨仙裳永固  
本於堯階之上無任感恩望闕結戀屏營之至

為柳州鄭郎中謝上表

臣緒承舊族師事通儒萬里成功雖無壯志九夸不陋

庶慕前蹤二紀蠻陬三提郡印唯貞苦節以奉休辰牙  
管一雙未嘗關慮竹書兼兩何敢經懷渭水之陰敞廬  
斯託每懷初服常慊上農今者又即殊方復臨雜俗固  
蒙聲教終遠文明謹當宣奉詔書撫安縣道講官學舍  
畢納於人倫畜蠱帶牛盡移於地利至於因遐弄法挾  
遠生情縱漏嚴科必貽陰責山兼象縣江帶龍城撫已  
跼天敢忘玄造舉頭望日何處皇居憑宵夢以銜誠託  
歸飛而結懇無任瞻天戀闕之至

桂州謝上表

余靖

臣某言事起金革辭避無從君父之恩感深以泣伏念  
臣生在遐徼才識無取自遭荼毒未盈歲月近者懷蠻  
作梗嶺外騷然憫彼遠方如在重病思與診療無有方  
術忽奉恩旨令守長沙非喜名爵之所加自謂救兵之  
可出且古之列國尚發恤鄰之師況今為王臣豈有坐  
觀之理由是徧檄境內分起卒徒本約一月之中回至  
番禺城下朝命既改人心不同論議紛紜師已減半既

違本志進退不遑職多任重而可憂就近辭遠而非便  
勉趨新任自顧茫然官兵盡集於東南狂寇豈忘於巢  
穴當資銳旅遏彼歸途而封疆濶遠守禦虛寡未知何  
計可以逃責內惟愚暗何堪差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敦二儀之仁回萬里之照特憐孤露誤記寸長擢自苦  
塊之中叅於方面之寄敢不捐軀竭慮酬報皇恩伏乞  
赫震天威剪滅醜類所以快四方之望懾百蠻之心臣  
之願也候臣與楊畋處置廣西邊機了日却乞縗麻私

室終喪制

代狄宣撫賀捷表

臣某言萬里奉詞益肅將於天討羣蠻一戰遂收復於  
邊城臣某竊以國家威疊四方恩涵八表日月所照悉  
解辦而來庭舟車所通率輦賁而修貢蠢爾廣源之部  
族本為交趾之附庸自肆陸梁招納亡叛乘邊陲之失  
備興戈甲以內侵焚蕩州間鈔劫生聚遠浮江鬱直抵  
番禺自嶺而南忘戰茲久忽逢衝突無不驚騷亦嘗屢

遣師徒分命將帥軍無部伍人不齊同勇者邀功而鮮  
謀怯者貪生而先退賊既未經挫衄愈恣猖狂臣忝預  
諮詢日親機密覩茲醜類能不疚心久煩旰食之憂敢  
忘請行之志果蒙睿眷見許愚忠授成算以即途加寵  
名而異數常慮虛叨邊寄不副主知况彼竊據城池圖  
為巢穴守於九地之下未易進攻御以七擒之奇固無  
良策而乃敢率犬羊之衆前當貔虎之師意拒轍而甚  
驕勢破竹而先解橫尸滿野委甲如山既觸網以計窮

遂焚營而宵遁條累者逸老幼得以再生煨燼所餘金帛積而無算再獲金城之固幾還銅柱之封非臣短材能集茲事此益皇帝陛下宸機電發睿畧天成事達其情體漢光之遠照師行以律賜魏武之親書故此允強遽然破碎撫其凋瘵浸惠澤於民心殲彼狡頑振天聲於方外

謝轉給事中表

臣才非應務識不逮人徒邁光華得諧祿仕向以邊臣

失備蠻孽侵疆眷言苦塊之居適在干戈之地遽蒙朝  
命俾預兵謀道路之勤敢忘夙夜軍旅之任素昧韜鈴  
雖居戎馬之間茂著涓塵之效幸願聖宸成算樞輔專  
征因節制之有歸勵偏裨而同力兵鋒一集謀注先擒  
羣兇散亡庶民休息攻之必取益有元勲職在具僚過  
蒙厚賞內懷非據嘗叙至誠乞回濫恩庶全素志豈謂  
皇明下照寵渥薦加委之輯寧無容辭避此蓋皇帝陛  
下如天廣覆與物無私譬春夏之和邇遐咸被比雷雨



之施甘苦均霑念孤臣之無庸與元戎而並命仍加敦  
諭彌用憂兢敢不祇率政條舉寬民瘼庶於境域同此  
樂康所有除工部侍郎勅告已別狀聞奏伏望聖慈許  
令辭讓

謝轉工部侍郎表

臣生自寒鄉早逢明主知名驟進嘗叨四戶之官負謗  
閒居猶紆三品之綬嚮還喪次甫畢喪期屬嶺表之驚  
騷預軍興之驅策徒竭前茅之慮蔑聞橫草之功所賴

者廟堂講受於聖謨斧鉞肅將於王怒獻戎之捷益主  
將之勲有成從驃得侯於國家之恩太厚內愧冒塵於  
職任再乞追還於詔書誠出誤知不容退讓此益皇帝  
陛下恢乾坤之廣度垂日月之至明賞善勸能義存寧  
僭記功忘過意切兼容致此菲材屢增顯秩敢不恪遵  
寬詔欽率彝章卧鼓滅烽上繫於聖化思艱圖易庶保  
於民和

謝加勲封表

臣某言祀典之修允合丕貺恩章之廣覃及具臣恭以  
國家祚纂堯基化恢禹服配天昭孝侑三聖以成儀麗  
澤均禧浹四方而渙號伏念臣素微材術叨預藩宣方  
趨乘障之動莫側侍祠之列豈期雷雨之施不遺管蒯  
之微盟府何功遽勲官之見錫爵名加等仍鄉郡以兼  
榮揣分逾涯省躬增惕敢不外寧邊隙內撫民封惟堅  
犬馬之誠上答乾坤之造

免充集賢學士表

臣某言松楸之戀誠本告歸雨露之恩事出非望撫躬  
懷惕聞命若驚伏念臣素乏藝文固無材武幸逢聖旦  
平列仕途間者起自廢居奄遭荼苦喪期未艾蠻事遽  
興首預詔除敢忘宣力賴元戎之制勝致闔境以再安  
臣以菲材例增優秩亦嘗乞收印綬還襲縗麻狡寇尚  
存私誠莫遂近以遠擒賊媼稍息邊虞願返鄉閭修營  
壘墓而遽蒙恩旨加賜職名未伸上達之誠已擬要君  
之過再念臣前歲與起居舍人楊畋閣門副使曹脩同

時受命經制賊盜畋等各懷忠蓋並練權謀當單車制禦之初值劇賊猖狂之際雖英韶處置偶失事機而連負保全皆由指授今畋等舊官未復而臣屢承寵命揆茲進退之理彌深兢愧之懷乞回過恩庶伸微志臣今乞將所授集賢院學士及兒孫恩澤並各回納只乞特與楊畋曹修牽復舊官所貴上有念勞之恩臣無過分之責伏乞聖慈特賜俞允

謝充集賢學士表

臣某言封章上扣期遂于私誠宸旨下臨靡容於遜避  
伏念臣命多奇隻器本疎頑起草掖垣嘗因毀去懷章  
郡邸遽以喪歸向緣蠻落之內侵遂假獸符而外禦昔  
賢之赴公難有警則腰經以從權人子之報私恩已事  
則衣縗而返次敢再援于古義願追服於素冠遽沐天  
慈過矜樗散仍即藩垣之寄俾叅英俊之游重念元帥  
成功附驥已叨於廡仕常僚失職拔茅未復於舊聯乞  
還過量之恩少遂推賢之志豈悟聖謨廣大國典寬明

俯鑒無他之賜不加非言之罪特伸前命俾踐華途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堯舜聰明乾坤覆燾春生秋殺不私  
雨露之濡尺短寸長必盡輪轅之用致茲蒙鄙屢玷寵  
光敢不祇率郡條樂宣吏職農桑舊俗咸俾於懷生荒  
獷外區悉期於稟朔冀稍裨於化體庶上答於皇慈

謝轉戶部侍郎表

臣某言邊亭擇帥願避於才能天綽宣恩靡容於遜讓  
伏念臣素無學術濫竊時名屬蠻貊之擾邊即喪廬

而受命雖懷急病之意而無弭難之才名分一面之權實  
稟元戎之算歸仁之捷臣力何施特磨之擒衆謀允濟  
以至羣兇遠遁九譯難通天假手於外夸鬼得誅於大  
懟皆皇威之震疊致醜類以殲夷幸免瘝官已慚尸祿  
豈謂曲成天獎就錫詔函增秩而留用漢朝之故事撫  
封以舊仍越嶺之攸居無易教條俾安氓俗重念臣早  
緣積毀嘗隸別都久遺鵷鷺之行頗樂田園之趣因茲  
過寵當思避賢惟冀罷歸庶全冲退而乃再頒綸音俾



踐恩章願反汗以尤難但撫躬而增惕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天慈廣覆乾體旁羅士濟濟而必臻術九九而無  
棄致是草茅之質薦承雨露之恩謹當祇率政經增修  
戎畧荒忽之外俾銷旅拒之謀瘡痍之餘期識中和之  
治

進平蠻記表

臣某言古者興師命將征討四方必有開府之賓叅聞  
策畧所以廟堂成算帷密謀擒縱之奇俘馘之實以

撰述開史氏之採摭焉故實憲燕然之勲陳湯郅支之捷震疊天聲與大漢傳於無窮者用此術也伏惟皇帝陛下龍德天飛三十餘載塞外無未羈之鹵域中無不順之臣以北寇之強盛而締於歡盟以西夏之陸梁而終於屈伏夫何小醜敢干天誅彼儂智高者蠢爾溪蠻生自凶族稔知邊鄙之無備廣招亡叛以協謀直趨番禺圖據邕管燔毀者十二郡殺掠者數萬人南方驛騷殆且半歲陛下出於睿算特命樞臣董統虎貔奉辭討

逆金鼓一震羣兇席卷此蓋皇威奮揚軍政整肅人思  
用命使之然也殿中丞馮炳奉詔掌管機宜備見師行  
始求自智高舉事以致滅亡凡朝廷處置軍前號令及  
賊之勝負一能編之詞無虛美事皆實錄以臣共在行  
陣遂抄副本見寄臣嘗忝史官見今之撫日厯者常執  
簡於數年之後至乃搜尋檢訪罕能完備今馮炳於已  
事之際編輯事實一無遺墜竊以方叔南征列在詩雅  
充國西伐叙於史贊非獨顯勲臣之績用於以播國家

之休烈其馮炳撰平蠻記二卷已依本續寫并臣去年  
准宣撫使劄子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殺到蠻賊尸首  
築為京觀仍立石其上鐫記年月及殺獲人數臣尋撰  
式京觀記刻石立於邕州歸仁鋪蠻塚之側又於桂州  
北門之外就崖石磨刻出師平賊受算凱旋年月以宣  
示皇朝威令用肅遠方今併此碑文別為一卷同馮炳  
所撰記共成三卷謹隨表進呈伏乞宣付史館

賀生擒儂智高母表

臣某言皇化遠覃通九譯而無外天誅所及雖萬里而必擒伏以國家三聖開基千歲接統鬼區請吏海表同文嗟彼蠢蠻產茲悍婦會於凶族濟以姦謀篡父黨以假權屠子壻而兼土自開邑部靡識君師習為豺狼遂生蛇豕去附庸之舊壤并傍近之小區侵軼省封偷延歲律邊臣罔上不以實聞寇孽野心因之內侮以至燔毀郡縣係擄吏民東剽番禺北窺桂象屢徼王命圖據邊關所賴者睿算受成樞臣總律犬羊之衆迎刃而亡

禽鳥之驚棄巢而遁永言夸域絕異華風毒霧鬱而上  
蒸銳旅艱於深入假辯士之緩頰誘羣蠻而協心峒民  
授甲以赴期寇黨倒戈而自請衆謀為集元惡就擒猶  
託井蛙而自尊豈知天網之難漏本根既舉枝葉必從  
眷是炎荒漸紓邊患此蓋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漢詔春  
融恢皇策而俗既大同疊天威而遠無不諷故得九夸  
之外聞恩信以咸來一惡所歸在逃遁而靡隱罔遺寸  
鏃遂獲渠魁再清銅柱之郊庸正藁街之戮亮惟朝著

同震歡聲臣伏限守任邊州不獲林蹈闕庭

賀誅儂智高母表

臣某言卉服之蠻敢干國紀藁街之戮用正天誅臣伏以國家道貫百王德涵萬寓東漸西被邈踰堯禹之封北洽南翔迴溢漢唐之域蠢茲凶族素隸侯藩嘗竊地以逃來因拒闕而弗納而乃贅居邊境盜弄兵鋒驅掠吏民燔劫郡縣已安之俗聞寇則驚守長棄城而悉奔士卒投戈而自潰乘此驛騷之勢肆行僭擬之名母號

感星年稱啟厯蹂踐者十二郡屠殺者數萬人還據金  
湯圖為窟宅由是睿謀獨斷樞輔專征廟堂之算有成  
步騎之師齊進爪牙雖衆當一戰以皆摧巢穴既傾棄  
六親而莫保寓所生於假父之國投孤族於遠夸之君  
過為巧詐之辭自作偷生之計殊不知天下共惡神理  
弗容蠻貊雖遙恩信可結元兇支黨先從原野之誅頑  
媼孽童卒伏市朝之法國章明備式昭雷電之威天網  
恢疎難漏鯨鯢之戮四方共快萬口同詞臣伏限遠守



郡條不獲蹈舞闕庭

賀曲赦表

臣某言狂蠻竊發遽騷嶺海之邦庶彙重蘇遠霑雷雨  
之澤伏以國家接千歲之統擁百神之休一六合而同  
風重九譯而修贄蠢然獠族素附交城父為戮而不悛  
母同惡而增酷廣招亡叛庸濟狡兇窺邊隙以漸深極  
兵鋒而為暴遠趨南海戈鋌肆掠於越郊還據兩江文  
檄徧邀於黃洞妄祈枝附潛覬土疆赫王怒以遣師輟

樞臣而總律顧茲烏合未測天亡初居井以自深俄當  
轍而來拒犬羊雖衆聿成膏斧之誅羽翼先摧遂起焚  
巢之計既已驅除醜類恢斥邊關捷布繼聞德音遽霈  
念深黎庶罹此憫凶特推恢大之恩仍協發生之候此  
蓋皇帝陛下乾剛下濟天惠周施澤兼被於存亡民用  
忘於疲瘵拯其焚溺匝南夏而永康育以慈和與萬方  
而同泰

賀州安置謝表

范祖禹

臣某言竄投湘浦痛省咎愆流放炎荒尚寬誅殛仰荷  
全貸伏切涕零伏念臣賦性至愚受恩過溢頃居近職  
嘗有瞽言不慎發於樞機宜即刑於鈇鉞聖心惻隱訖  
至累年天造涵容難遏公論由臣迷罔失道狂惑妄行  
自災厥身以陷大戾百生何補萬死猶輕伏遇皇帝陛  
下天地施生日月臨照躬蹈堯舜心存禹湯推文王葬  
骨之仁軫仲尼埋犬之惠雖當殄戮猶或哀矜賜以餘  
生屏之裔土已投身於魑魅之域將淪骨於瘴癘之鄉

倘及泉而有知猶結草以圖報

靖江到任謝表

張 栻

還之寓直假以价藩祇服訓詞以臨官次伏念臣稟資甚戇涉理未深徒以早被於教忠故亦粗知於守義頃由郎省入侍經帷方聖主之有為思延忠謹愧下臣之末學無補高明居然半載之間負此素餐之責獨有孤危之迹上厪覆護之私終畀使歸故里甫及瓜期之近更叨改命之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愛養人才重

惜名器謂臣鈍不生事或可責以撫摩察臣愚無他腸  
示不忍於捐棄惟是桂林之地夙專制閫之權盡護邊  
蠻兼拯嶺嶠深虞綿薄莫副使令臣敢不思既厥心克  
供迺事奉法循理期躬率於遐方和衆安民用仰承於  
皇武

靖江府謝賜手詔墨本表

朱晞顏

雲漢為章於天豈特堯言之誕布皇極其訓惟帝固將  
洛晝以同藏凡預聽聞悉知砥礪恭惟皇帝陛下光膺

大寶規恢遠圖道術作新於人才云為不徒於文具振  
苟簡誕謾之俗張禮義廉恥之維聰明睿智足以有臨  
方躬行於當宇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宜風動於寰區臣  
仰服訓詞詎忘奮厲炳然聖作如瞻咫尺之天威逖爾  
蠻方敢不咨詢於民瘼



粵西文載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粵西文載卷四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銓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謄錄舉人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

粵西文載卷四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奏狀

上吳主論交州奏

吳薛綜

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  
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  
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趾刺史以鎮監

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  
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  
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  
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趾任延為九真太  
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為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  
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  
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  
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趾廉泠

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為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裸體不以為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醜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為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不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髡取為

髮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為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  
槁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為妻父周京作主  
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  
歆猶迫彊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眾攻府毒矢  
射萌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  
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  
侵虐百姓彊賦于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  
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海張津與

荊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強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  
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為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  
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蒼  
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為恭服所取相怨恨遂出恭求  
步騭是時津故將夸廖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鉏治綱  
紀適定會仍召出吕岱既至有士氏之變越車南征平  
討之日改置長史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  
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

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為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畧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

薦昭州刺史張遜狀

唐令狐楚

前件官守文惟謹持法甚精清廉有餘貞固無比臣伏見嶺南風俗惰嬾苟避征徭易成逋竄張慙憂人若已理郡如家勸課農桑置立保社移風為敦厚之境徵賦無慘急之名周旋六年其道一致臣猥司廉察忝守方隅以所見聞恐須甄錄

為裴中丞上裴相乞討黃賊狀 柳宗元

某材質無堪授任非次當有事之日忠懇莫施遇成功之辰慙憤空積陳力之志誓死不逾伏惟仁恩終賜展

效今者中華寧謐異類服從唯此南方尚餘寇孽伏以  
黃少卿等憑培塿以自固合莖脆以為強劫脅使臣侵  
暴列郡雖狐鼠之陋無足示威而蜂蠆之微猶能害物  
必資翦伐方致和平庶盡駕蹇之勞以答恩榮之重撫  
心踊躍夙夜不寧私布丹誠敢期明鑒

為裴中丞奏邕管黃家賊事宜狀

右今月四日邕管奏事官嚴訓過稱押衙譚叔向等與  
黃家賊五千餘人謀為翻動雖已誅斬猶未清寧當時



差本道同十將某至邕管界首賓州以來迎探事宜兼  
為聲援昨得十四日狀并嚴訓狀報同到其黃家賊並已  
退散各歸洞穴訖伏以鼠竊狗偷非足為患陛下威靈  
遠被神化旁行遂使姦猾之謀先期而自露回邪之黨  
不戮而盡夸伏恐飛章已達吉語未聞尚軫天心猶煩  
廟算臣謬居方鎮忝接疆界所得事宜不敢不奏

為桂州崔中丞上中書門下乞朝覲狀

右某幸遇文明叨承委寄理戎典郡十有四年瞻戀闕

庭神魂飛越頃在邕州累陳誠懇謬尸進律之寵未遂  
執珪之願相公膺賢輔聖大叙倫彛中外之臣出入更  
踐某自領桂管又逾再周企鸞鷺於紫霄獨無羽翼仰  
星辰於黃道徒竭丹誠況正月會朝遠夸皆至六歲來  
見要服有期豈使班超之望長懸子牟之戀空積伏乞  
特申微願錄受冗員徵故事而不遺揆夙志而斯畢入  
天子之國願附禮於小侯拜丞相之車敢希榮於下客  
無任懇禱屏營之至輕瀆威重戰汗伏深謹狀

柳州舉監察御史柳漢自代狀

右伏准從前敕文常參官上後舉一人自代者伏見前  
件官頗有才行長於政術久歷嶺南使職臣之所知敢  
舉自代無任懇迫之至

柳州上本府狀

右奉牒准律文處分者已帖縣准牒待秋分後舉處分  
訖伏以中丞慈惠化人孝悌成俗屬吏所見皆許申明  
至公之下敢竭愚慮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

難為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創  
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亦可哀矜斷  
手方迫於深哀周身不遑于遠慮律宜無赦使司明至  
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况俟期尚遠稟命  
不遙伏乞俯賜興哀特從屈法幸全微命以慰遠黎則  
必闔境荷慈育之恩豈惟一夫受生成之賜倘以律文  
難變使牒已行則伏望此狀便令廢格輕肆塵黷惶戰  
交深謹狀上奉聽處分

時柳州民莫誠救其兄莫蕩以竹刺莫果右臂經十二日身死

莫誠禁在龍城縣准律以他物毆傷十二日辜辜  
內死者合依殺人論故宗元上桂管觀察使狀

奏桂管常平義倉狀

李渤

臣伏詳勅文本救荒歉忽有危切貴及其時當州去京  
往來萬里奏回方給豈及饑人臣請所管忽遇災荒量  
事賑貸訖續分析聞奏庶使遠人速活聖澤遐流臣之  
所管僻在嶺外迫以山賊人尤難理若令數改必困蠹  
食常平義倉本救災害向為歉沴擢臣處之方鎮臣宜  
竭力上答皇明伏乞聖恩允臣所奏庶使皇靈遠被獷

俗知恩

桂州舉前容管經畧使嚴公素自代狀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觀察使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曾任容管經畧使行朝廷威恩得蠻夸畏愛可以備方隅之任總廉察之權使其處臣之官代臣之職必能獷悍柔服谿洞又安伏乞聖慈允臣所薦臣某無任誠懇之至

為中丞滎陽公赴桂州長樂驛謝勅狀

李商隱

右今日日中使某奉宣進止就長樂驛賜臣及將吏等  
設饌者將承闡寄尚忝朝恩絡繹八珍芬芳九醞臣階  
緣薄伎塵辱修塗揚執戟之讀書雖無非聖董大中之  
對策何補清時忽委廉車乍離閨籍誠欣列土實耿辭  
天然猶食指告祥朶頤有慶爰于近驛式降貴臣酒自  
堯樽饌分禹膳下霑將校旁耀路岐况臣平生本實孤  
賤懷書奉役久無黔突之謀入國展儀且惜散蒸之禮

飽期滿腹醉更憂心終虞負乘之災無報雲天之施臣  
將吏等無任望闕感恩結戀屏營之至

為榮陽公端午謝賜物狀

伏以五神定位祝融司長養之功六律鈞和蕤賓有酬  
酢之義故節推戴禮日著漢儀彼艾人遠具於歲時角  
黍近標于風土乃耆舊傳聞之末亦君親慶賜之原伏  
惟陛下克協樂章允符時訓恩霑近戚惠浹元僚守介  
蠻圻程遙鳳闕敢希瘴嶠特降乾文輕縞染衣真金備



器海綃掩麗渠盃藏珍拜受若驚跪捧如失嘗衣國僑  
之紵被服多慙久攜顏氏之瓢捧持未慣當晝而不假  
交扇向日而唯宜飲冰况又將以朱絲縈諸畫軸用襌  
故烝兼續殘齡爰自微臣頗流諸校鞠躬被寵全踰錫  
帶之榮覩物傳輝實動請纓之思唯當仰承帝力粗舉  
藩條誓相率於明時庶同登於壽域

為滎陽公桂州謝賜冬衣狀

右中使某至奉宣恩旨賜臣冬衣一副大將衣四副兼

賜臣手詔一通者八行帝語宵降于重霄一襲天衣俯  
迴於窮部臣當時準詔給散訖臣叨蒙重寄適控遐陬  
地雖五鎮之衝氣得四時之正每玄冥應律顓頊司辰  
當二日之鑿氷則殊幽野及兩楹之飛雪無異朔山重  
以賓布少溫蠻綿乏煖方求麗密以禦嚴凝豈望司服  
頒衣貴臣傳詔綾裁飛鵲絮裏仙蠶白分椒壁之光紫  
奪蘭芽之色已均下將仍逮連營晏子狐裘故敝何彰  
於國儉王恭鶴氅風流不自於君恩被服有輝負戴無

力謹當上宣殊渥下拊多寒均大祐於琅邪變無襦於  
蜀郡粗令康泰以塞貪叨臣與大將等無任望闕感恩  
抃舞屏營之至

為滎陽公桂州舉王克明等充縣令主簿狀

伏以臣所部控聯谿洞參錯蠻髦水接重湖山當五嶺  
縱有天官遴選多緣地理幽遐或不出上京已發徒勞  
之歎或暫來屬邑即聞歸去之辭既經久而不謀亦柔  
良而曷寄臣謬膺廉部慮在曠官倘旬朔以無官賜賦

與而必闕前件官或膏粱遺胄或英俊下僚雖寓遐陬  
久從試吏假之銅墨有意於鳴琴委以簿書不羞其棲  
棘既聞績用合有甄昇一則復遠俗之凋殘一則輕微  
臣之憂責苟事因託請迹涉貪殘將有負於斯人豈敢  
逃於舉主伏希卑聽咸賜即真干冒宸嚴無任兢越

為滎陽公桂州舉人自代狀

某官  
裴球

右臣伏準某年月日勅内外文武官上後舉一人自代  
者伏見前件官邨鄉茂族洛下名生處國家以必聞善

兄弟而無瘡而又南翬耀綵東箭含筠身先較藝之場  
首出覲光之籍從外府而允稱賢佐立中臺而克號清  
郎洎時急昌言官登大諫楊阜常規於法服陳羣盡削  
其封章實於不拂之朝能守勿欺之旨臣所部俗分蠻  
徼地控越城藉威畧以靖封隅資簡惠而安疲瘵願迴  
殊渥以授當仁豈微敬仲之才兼有伯游之長俯從牢  
讓方免曠官特冀宸嚴曲垂矜許干冒陳讓惶越無  
任

為滎陽公赴桂州在道換進賀端午銀狀

右臣伏以握丕圖而御物必相見於離推小正以辨時  
則盛陽在夏故著為令節稽以舊章通修任土之宜仰  
續後天之壽臣方乘傳置未至藩維前件銀已及中塗  
仍舊謹以前觀察使楊漢公封印進上千春稱慶億載  
儲休繫以藩條闕覲丹墀之下銜諸貨志且媿白金為  
中干冒宸嚴無任兢越

為滎陽公桂州進賀冬銀等狀

右臣以黃鍾應候白琯舒和近訪晉儀禮周元日遐觀  
史事最重朔朝伏惟皇帝陛下與天同休如日之盛將  
融漢道兼舉周正臣方駕廉車闕稱壽酒心懸土炭空  
思太史之書身遠江湖徒積子牟之戀苟無納贐曷慶  
履長前件銀等和鎔於天地之鑪擢粹於神仙之府豈  
為方賄且自地征對三品之金庶倍白璧撰一丸之藥  
請映玄霜某等雖長在遐鄉而生知望闕比從訓示堪  
備指呼冀因物之達誠竊先時而効祝七百年之卜願

遇成周八千歲為春敢徵蒙叟干冒陳進兢越無任  
為滎陽公桂州奏請不叙錄將士狀

右臣當道將士等遠當戎寄式控遐陬乘解慍之和寧  
親矢石望拱辰之列實隔烟波近者朝廷奄靖北方惟  
荒東道當陰山之哭鹵靡効纖埃及天井之推凶不橫  
寸草徒以皇帝陛下非煙結綵灑露流光向明纔及於  
鳳樓布澤遠霑於蠻徼固合同承國慶共稟朝榮伏以  
管下近無豐年亦經小水海上有分屯之卒邕南有未



返之師慊冗食于居人困裹糧于戎士臣初叨廉問方切拊循雖給事升階各思受寵而濡毫執簡無以為資仰慮後期敢忘積懼伏見比者諸道有物力未足者聖恩弘貸許且權未叙錄竊緣往例冒此上陳伏冀天慈曲垂矜許臣與將士等無任感激冒昧戰越之至

乞解職行服狀

宋 余 靖

右臣去年六月二十日樞密院遞勅誥至韶州蒙恩免持服特授祕書監就差知潭州兼本路安撫使仍准中

書劄子奉聖旨限次日起發不許辭免未到任間再奉  
勅改差知桂州充廣南西路都鈐轄兼經畧安撫使於  
七月十六日到任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同楊政等經  
制廣南東西路盜賊事自授命以來蔣偕等諸將敗衄  
臣亦累狀乞從追削歸守喪至今年正月十八日宣徽  
使狄青部領三將兵甲殺敗蠻寇收復邕州賊首智高  
奔回巢穴狄某孫某石某等各已發還京臣今分屯兵  
馬即回本任伏念臣去歲授官不敢辭免者賊在方面

逼近鄉里欲因驅策翦除兇醜而絕無勞效幸免追逐  
況今盜賊出境賢俊滿朝何假墨綬以臨民政再念臣  
父存之日尚容歸侍父沒之後不能終喪乃是微臣事  
親之不誠朝廷置臣於有過臣若拂衣而先去則似要  
君抗章自陳蓋非虛飾伏乞朝廷憫臣持父之服有限  
報國之日尚長許臣解官歸鄉終滿喪制則臣感天荷  
聖之誠無有紀極

第二狀

右臣輒傾血誠頻瀆天聽退量輕易甘俟誅夸臣聞三年之喪雖貴遂服國朝敦尚孝理為萬世法大臣遭父母喪者並許解官終制去歲以蠻賊乘虛攻圍廣城於臣廬居最為密邇朝廷令臣墨綬起臨戎事臣亦以為朋友之急尚或赴之而况方面艱難豈當辭免由是自潭之桂東還于廣又西至于邕賓之郊驅馳忘倦雖以恩臨諸洞信結交趾旁絕賊援而專輒之過已多其如將怯兵情挫衄之罪相繼今茲宣撫使狄青領兵殺獲

寇黨收復邊城賊之殘徒遠遁外界兼安化蠻人已就  
招安邊境寧息臣已回歸本任伏念臣所天隕逝方過  
期祥終身之戚冒哀為愧昨在邕州已曾陳乞歸鄉持  
服終制今來除溪洞等處叙述勞效但于兵甲公事不  
敢滯依舊行遣外所有貴州文字臣更不簽書欲乞候  
錄叙效了當日不候替人將經畧安撫司公事交與轉  
運使一面管勾臣却回鄉里持服終滿喪制如此則朝  
廷任用臣下存乎大體臣之進退亦得其分伏乞聖慈

特賜俞允況今熙隆之運英賢滿朝未至無人堪付一郡不可使傷禮敗俗由臣而始

免轉給事中狀

竊以賞為國典必中事功寵溢情涯敢忘辭避伏念臣揆材至薄賦命多奇幸偶休明免居羈賤向以邊臣失備蠻寇內侵越從縑經之中起親金革之事漫懷嫉惡素匪知兵所至面牆幾同學製賊鋒尚銳勝算無施身負重而日增民在溺而同窘果煩睿眷特輟樞臣狄青

以人傑之雄總其師律孫沔以國器之重濟以事機號  
令修明士馬奮勵故得克醜敗亡而絕迹蒸黔蘇復以  
息肩青所以定二廣之阡危沔所以正一方之經制臣  
則幸於免戾何止備員今乃例被綸言同增官秩雖念  
勞勸善國家寧厚於恩章揣分量能私計實非于已力  
伏乞察臣誠請追改命書則朝廷無濫賞之譏微臣免  
貪功之過干冒冕旒臣無任待罪激切之至

免轉工部侍郎狀

前恩未謝後寵復加內揆空疎第深覲愧伏念臣出於  
寒族起自諸生素乏軼羣之材久罹負俗之謗昨以蠻  
酋叛渙嶺服震驚雖分守土之權莫展擒兇之策屬元  
戎之善勝加邇臣之協謨因此安邊幸於免戾豈謂皇  
明遠照寵數薦臨且方上讓章益慙非據而未承報旨  
更冒今榮揣已力而實微干物議而為甚用傾愚懇上  
瀆天聰願回過恩庶全薄祜俾雷雨之澤無至妄施則  
草茅之姿免於深譴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免戶部侍郎狀

聞命驚惶伏增隕越伏念臣才非應務智不逮人徒以  
虛名嘗叨近著頃遭讒構甘在棄捐屬蠻事猝興起臣  
於喪次而兵勢未集謀慮弗周力小任重日增憂惕及  
至歸仁之勝三軍凱旋破賊者乃臣青之勲勞撫民者  
皆臣沔之經制臣稟受節度謀無已出逮乎遠縛賊母  
擒誅寇黨內則朝廷威令外則夸獠協同於臣愚拙何  
功之有昨聞轉運提刑司舉再任臣尋以心力衰耗不

堪再任已具狀乞依舊分司於韶州居住庶得修營墳墓今來忽頒成命就陟左曹恩渥至優實為過分清秩厚俸誰不欲之事既逾涯豈宜安處伏緣本路外接西廣六蕃南連交趾九道沿邊溪峒一百餘州苟失撫綏立生患難非臣衰朽負謗之人能堪久任所有降到勅告不敢祇受伏望別擇材賢干瀆冕旒

乞不請中冬翠錦衣襖狀

右臣准桂州牒差人送到勅書一道蒙恩賜臣翠毛細

錦錦旋欄一領者伏念臣自遭荼蓼甫及期祥屬蠻獠之猖狂廢几筵之號慕未成軍伐屢照天慈且枕塊寢苦禮雖可奪而食稻衣錦心所難安況藥棘之在容顧曳裾而非稱願收渙汗以遂素心

回納詔賜冬服狀

臣今月十四日進奏院遞到勅書一道蒙恩賜臣簇四雕兒細錦旋欄等冬服者祇荷寵光不任感懼伏念臣向遭荼毒歸守丘樊遽屬軍興遂離喪次光陰過隙祥

禪未周墨線經以臨戎益先國事褰衣裳而畫飾難處  
人情願回渥恩庶全素志所有前件紅錦冬服乞不請  
領

謝賜銀狀

右臣今月十三日三班差使殿侍韓喜遞馬齋乘送到  
中書劄子并勅誥各一道蒙恩授臣尚書工部侍郎仍  
就賜銀二百兩者伏緣殺蕩蠻寇收復邕州並是宣撫  
使狄青專總節制及孫沔石全彬等經畫臣雖同在陣

中功非已出併蒙恩寵實不遑安除就賜銀二百兩已領受外有齎送到勅誥不敢祇受乞行回納

論御南蠻奏

狄青

嶺南外區瘴癘薰蒸北方戍人往者九死一生多發兵則糧乏少則事不集急責功則蠻遁逃不肯出緩則復來擾人是宜有以制之也今聞發北兵踰萬人戍嶺外下濕上蒸病死必多料羣蠻勢不久屯擊之必散臣謂不如選一二健將歲纔留北兵五千人分屯要害處得

善吏十數人分置諸州募土人為鄉軍復其租調視州大小戶多少為之數統以步伍教以進退皆以彼所長技相與追逐率百人給北兵三千以勁弩利兵佐之冬春則使深入擾其居夏秋則使謹守防其畧彼雖能誘納中國亡命要之食盡必出擄掠若其來也一大斬獲則終身創矣威已立然後可議招來與之盟則固許之臣則久遠期五年近止一年南方無事矣按治御南蠻之法與北狄不同說者謂征蠻無全勝之策何也蓋以

其地炎燠卑濕瘴癘特甚中原士卒不服水土不待戈矛之及矢石之交自相疾疫而死雖有百萬之兵亦無所施故也臣竊以瘴癘之災特以加諸貧弱及不善調攝者耳若將帥居顯要者則罕焉請命彼處守土重臣多方詢察久謫彼地之人壽而健者問其所以起居調攝之方詳稽備述刻梓以頒士卒每隊伍中選一人專司其事有不遵條示而自恣不檢者必加以罪其所當備藥餌器具令有司給之

勸諭部民廣植麻苧疏

陳堯叟

臣所部諸州土風本異田多山石地少桑蠶昔云八蠶之綿諒非五嶺之俗度其所產恐在安南今其民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麻苧耳麻苧所種與桑柘不殊既成宿根旋擢新榦俟枝葉裁茂則刈穫之周歲之間三收其苧復一固其本十年不衰始離田疇即可紡績然布之出每端止售百錢蓋織者衆市者少故地有遺利民艱貲金臣以國家軍需所急布帛為先因勸諭部



民廣植麻苧以錢鹽折變收市之未及二年已得三千七萬餘匹自朝廷克平交廣布帛之供歲止及萬較今所得何止十倍今樹藝之民相率競勸杼軸之力日以滋廣欲望自今許以所種麻苧頃畝折桑棗之數諸縣令佐依例書厯為課民以布赴官賣者免其算稅如此則布帛上供泉貨下流公私交濟其利甚博

奏減廣南東西路戍兵

文彥博

檢會廣南東西兩路景祐中屯泊兩路就糧本城兵三

萬四千餘人治平三年兵共五萬一千餘人比景祐年多一萬七千餘人蓋自皇祐儂賊事宜後來添屯今賊平已久嶺外無事屯兵尚多况廣西稅入至薄糧餉不給皆向內地轉輸而往加以北兵往戍不習水土每至歲滿戍還瘴死者十有三四此乃守臣務固事權兵官希望酬獎張皇邊事誑惑朝廷虛屯兵甲枉費錢糧不早更張必大困弊檢唐制嶺南五府經畧守兵裁一萬五千餘人當時亦無北兵屯戍遇有蠻事止發鄰鎮兵

以助攻禦事定則兵還至於兩漢命將曰樓船下瀨並  
為征蠻因事立名事畢即已未有久屯兵於炎瘴之地  
況儂賊平定之後守土者固當經度減省以寬民力復  
如往日平時方為了事若但因循坐視勞費豈副選任  
之意兼朝廷近省諸路冗兵二廣尤宜裁節兼今有臣  
僚上言廣西設官屯兵增置鎮寨事甚詳悉欲並下本  
路經畧安撫張田子細相度具擘畫利害聞奏并下廣  
東經畧使亦詳前項事理具本路見屯兵甲合行減省

利害聞奏

請裁損役錢奏

劉 誼

廣西一路戶口二十萬而民出役錢至十九萬緡先用  
稅錢數出稅數不足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復算於身  
丁夫廣西之民身之有丁既稅以錢又算以米是一身  
而輸二稅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蠲除而又益以役錢  
甚可憫也至于廣東西監司提舉司吏一月之給上同  
令錄下倍攝官乞裁損其數則兩路身丁田米亦可少

寬

論諸州隘砦奏

明 橐

湖南邊郡及二廣之地舊置谿峒歸明官比年寢廣其員及諸州措置隘砦闕人把拓又令管押兵夫素不習知法令恣貪婪無厭况管押又皆鄉民甚為邊患遭困苦凌辱往往無所赴愬議者欲俾帥臣籍其姓名每三年一遷易如州縣官故事或云止循舊添差并罷管押兵夫宜令二廣湖南帥臣處置適宜無啟邊禍以害遠

人

請罷嶺南西路平觀二州奏

平觀二州本王口高峯二砦處廣右西偏舊常無虞崇  
寧大觀間邊臣啟釁奏請置州拓境深入不毛如平從  
允孚庭觀溪馴叙樂隆允等十有二州屬之黔南其官  
吏軍兵請給費用悉由內郡於是騷然莫能支吾政和  
間朝廷始悟其非罷之或者謂平州為西南重鎮兼制  
王江從允等州及湖南之武岡軍湖北之靖州桂州之

桑江峒瑤觀州則控制南丹陸家砦茅灘十道及白崖  
諸蠻以故二州獨不廢臣自歷邊即乞罷平觀者前後  
非一內攝官吳芾嘗充經畧司準備幹當頗得其詳觀  
州初為宜州富仁監大觀間帥臣王祖道欲招納文蘭  
州都巡檢劉惟忠謂得文蘭不若取南丹之利因誣其  
州莫公佞阻文蘭不令納土為公佞罪惟忠遂擒殺公  
佞帥司奏其功乃改南丹為觀州命惟忠守之公佞之  
死人以為冤其弟公晟結谿峒圖報復連歲攻圍惟忠



傷死繼以黃璘代守璘度不能支辭疾告罷以岑利強代之黃忱復建議欲增築高峯砦於富仁監側為觀聲援會朝廷罷新邊遂請以高峯砦為觀州設知州一人兵職官二人漕官一人指使砦保官七人吏額五十人廂禁軍土丁又千餘人歲費錢一萬二千九百餘貫米八千八百一十七石有奇州無稅租戶籍皆仰給鄰郡飛輓涉險阻或遇蠻寇設伏陰發毒矢中人輒死人畏賊恚委棄道路縱然達州縻費亦不可勝計昔為富仁



監時不聞有警惟是邊吏欲以刺操為功故時稱警急因以為利遂欲存而不廢也比年戶籍日削民多流離或轉入谿峒公私困敝為甚平州初隸融州亦羈縻州峒也舊通湖北渠陽軍置融江砦及文村臨溪潯江堡後以地隔生蠻遂廢崇寧間復隸融王江砦地接王江更為懷遠軍後更為平江州更吉州為從州王江為允州並隸黔南政和二年復廢邊吏沈季垣誑其帥臣鄰乞存平州設知州一人兵職官二人漕官一人縣令簿

一人提舉谿峒公事本州管界都同巡檢二人五砦保  
監官指揮十人吏額百人禁軍土丁千人歲費錢一萬  
四千四百一十八貫六百文米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五  
石有奇州無租賦戶籍轉運司歲移桂融象柳之粟以  
給之及徙融州西北金雞鄉稅米四百九十餘石隸懷  
遠廩費甚於觀州況守臣到任即奏推恩其子州縣砦  
堡例得遷官酬賞而稅場互市之利又為守臣邊吏所  
私獨百姓有征戍轉輸之苦誠為可憫臣以為宜罷平

觀二州便然尚有可議者觀州初為富仁監時有銀冶  
二官取其利有常額熙寧原降條例具在宜先下經畧  
司責公晟等依熙寧條例施行況公晟實公佖弟理宜  
掌州事近雖逃歸未為蠻族信服察其情勢不得不倚  
重中國若乘時授之彼知恩出朝廷必深感悅

知靖江府奏議

張栻

邊之郡九而邕管為最重邕所管幅員數千里而左右  
兩江為最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羅甸自杞而南有安

南諸國皆其所當備者然邕之戍兵不滿千人所恃以  
為籬落惟左右兩江谿峒共八十餘處兵不滿十萬首  
領世襲人自為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其去邕管近者  
三百里遠者僅千里所恃以維持撫治之者惟提舉盜  
賊都巡檢四人各以戍兵百餘為谿峒綱領其責可謂  
不輕矣可不遴選其人謹護其土以為遠方久遠之計  
哉

辭免知靖江府第一狀

朱熹

右熹十二月十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知靖江府熹聞命震驚竊自惟念孤賤寒遠碌碌無聞伏自聖主臨御于今累年又未嘗得羣下士仰望日月之光而聖恩龐鴻不問幽隱擢自閒散付以名藩在熹感激誠無以喻謹已即時望闕謝恩訖再念熹性本至愚學無所就自其少日已不如人矧今衰殘寧復有用又况靖江守臣實兼帥司職事有數千里邊面軍民之寄舉措得失所係不輕自度無能決難冒處加以所患腳氣之

疾作止不常春夏二時尤難將攝萬一前路發動卻致稽留朝命在熹愚分尤所未安欲望朝廷特賜數奏寢罷已降指揮令熹依舊宮觀實為大幸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辭免知靖江府第二狀

熹正月二十三日准正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知靖江府恩命正月十六日奉聖旨不許辭免依已降旨疾速之任熹聞命震驚隕越無地竊伏思念罪戾

孤蹤誤蒙收用命輕恩重感激難勝向使自量粗能供  
事豈敢輒有辭避以速刑誅實以材質凡庸識慮淺暗  
向來假手支郡非有繁難然猶不能審度時宜以致上  
誤朝聽雖幸曲蒙寬貸獲免譴訶然而內自循省未忘  
憂懼以故前年蒙恩將漕湖南尚且不敢拜受況今除  
授實專西南一面軍政邊防之寄責任至重非他帥比  
則熹又安敢冒受而不辭哉前狀所陳懇切詳盡不謂  
未蒙照察申命益嚴熹雖至愚亦豈不知微賤之臣分

義有守不當再有煩瀆然反覆以思區區所言非止自  
為身計實恐邊境事宜或有緩急全賴帥臣區處鎮壓  
而熹乖繆妄發又復如前必將有以仰貽國家南顧之  
憂者非細事也是敢昧死復有陳述至於憂悴早衰足  
疾時作目昏耳重心氣短乏凡此種種於熹私計有不  
便者則皆不敢言矣伏惟朝廷曲垂矜憫再為開陳收  
回誤恩俾還舊秩熹不勝祈懇激切俯伏俟命之至

論廣西帥臣兼知漕計

吳 儆



臣契勘諸州諸道兵民財賦之權自晉唐以來帥臣得以兼制而專有之本朝懲唐末五代藩鎮之禍始分財賦之權屬之漕臣所謂帥臣者雖名為一路兵民之寄其實一大郡守耳平居無事之時所部州縣既不知帥臣之威一旦有盜賊意外之警帥臣之權復為憲漕所奪調兵賦粟莫之適從方今諸路之弊莫不皆然而沿邊諸路其弊為甚以臣目所親見廣西帥臣任三面被邊之責漕臣專一路煮海之利州郡所用財計盡皆仰

給漕臣故帥臣之權甚輕而漕臣之權甚重帥臣欲備邊而漕臣欲豐財所以廣西沿邊諸郡如融州宜州邕州欽州皆係控扼溪洞及化外諸國去處比年以來亭障日壞戍卒日耗蓋函人矢人所職不同故其流弊必至於此昔儂智高以廣源州崎嶇百里之地尚能合兩江據邕城連破沿江諸郡至煩朝廷遣樞臣將禁旅萬里遠征然後能定緣當時監司帥臣不知預為之備所以養成禍根猖獗至此今宜州溪洞有永樂一族邕州

溪洞有田州安平州化外有自杞國皆兵強地大驕悍  
難制欽州與安南最近水陸之所輻輳此其勢豈止儂  
智高之比臣愚欲望陛下特降指揮委自廣西漕臣與  
帥臣協力措置為帥臣者亦合兼知漕司財計庶幾兩  
相通融彼此任責使沿邊諸郡亭障戍卒稍復元豐之  
舊非惟可以懾伏溪洞折其萌芽亦可示化外諸國以  
形勢使之不敢起窺伺之心

經制安化叛蠻奏

蘇紳

國家比以西北二邊為意而鮮復留意南方故有今日之患誠不可不慮也臣頃從事宜州粗知本末安化地幅員數百里持兵之衆不過三四十人然而敢肆侵擾非特恃其險絕亦由往者守將失計而國家姑息之太過也向聞宜州吏民言祥符中蠻人騷動朝廷興兵討伐是時惟安撫都監馬玉勒兵深入多所殺獲知桂州曹克明害其功累移文止之故玉志不得逞蠻人畏伏其名至今言者猶惜之使當時領兵者皆如玉則蠻當

殄滅無今日之患矣至使乘隙蹂邊屠殺將吏其損國  
威無甚於此朝廷儻不以此時加兵則無以創艾將來  
而震驚荒裔彼六臣者雖不善為馭自致喪敗然銜冤  
負恥當有以刷除臣觀蠻情所恃者地形險阨據高臨  
下大軍難以並進然其壤土磽确資畜虛乏刀耕火種  
以為餽糧其事可以緩圖不可以速取可以計覆不可  
以力爭今廣東西教閱忠敢澄海湖南北雄武等軍皆  
慣涉險阻又所習兵器與蠻人畧同請速發詣宜州策

應而以他兵代之仍命轉運使備數年軍食令秋冬之交嵐氣已息進軍據其出路轉粟補卒為曠日持久之計伺得便利即圖深入可以傾蕩巢穴杜絕蹊逕縱使奔逃林莽亦且壞其室廬焚其積聚使進無鈔畧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款而徙之內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異時足以拓外夸為屏蔽也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討叛之意毋得相為聲援如獲首級即優賞以金計若出此則不越一年逆寇必就殄滅

況廣西谿峒荆湖川峽蠻落甚多大抵好為騷動因此  
一役必皆震讐可保數十年無俶擾之虞矣

粵西文載卷四